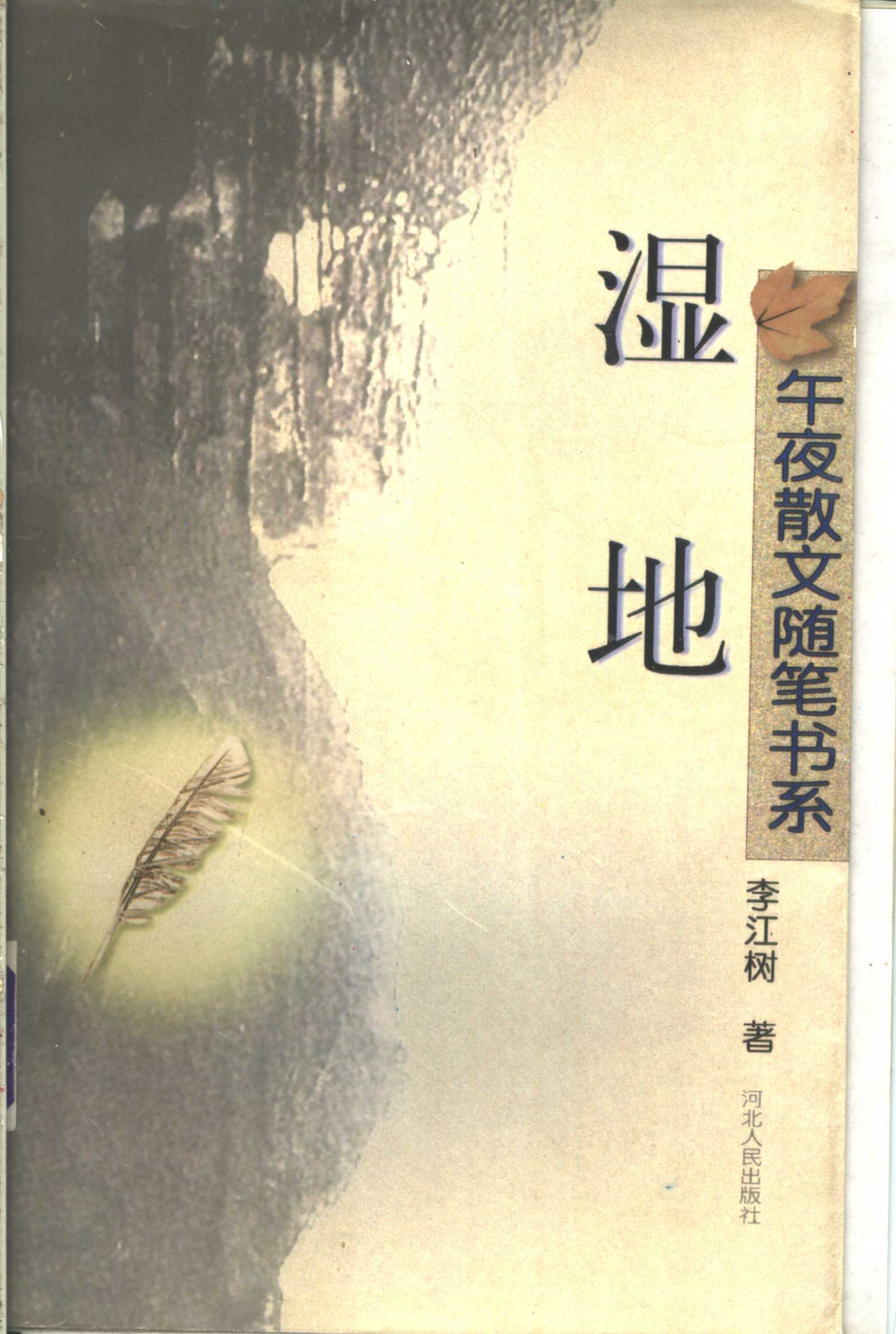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湿地



午夜散文随笔书系

李江树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午夜散文随笔书系

湿

地

李江树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午夜散文随笔书系

湿 地

李江树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)

昌黎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1/32 7印张 132,900字 1997年8月第1版

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:1—6,000 定价:11.20元

ISBN7—202—02077—7/I·460

总 序

汪曾祺

中国散文，浩如烟海。

先秦诸子，都能文章。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》从容潇洒。孟子滔滔不绝。庄子汪洋恣肆。都足为后人取法。

中国自来文史不分。史书也都是文学。司马迁叙事写人，清楚生动。他的作品是孤愤之书，有感而发，为了得到同情，故写得朴朴实实。六朝重人物品藻，寥寥数语，皆具风神。《史记》、《世说新语》影响深远，唐宋人大都不能出其樊篱。姚鼐推崇归有光，归文实本《史记》。

中国游记能状难写之情如在目前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写三峡，将一大境界纳为数语，真是大手笔。柳宗元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》以鱼之动态写水之清幽，此法为

后之写游记者所沿用，例不胜数。

韩愈文章，誉毁不一，我也不喜欢他的文章所讲的道理，但是他的文章有一特点：注重文学的耳感，即音乐性。“国子先生，晨入太学，招诸生，立馆下，诲之曰……”读来朗朗上口。“上口”是中国散文的一个特点。过去学文章都要打起调子来半吟半唱，这样才能将声音深入记忆，是很有道理的。

中国文化有断裂。有人以为“五四”是一个断裂，有人不同意，以为“五四”虽提倡白话文，而文章之道未断，真正的断裂是40年代。自40年代至70年代几乎没有“美文”，只有政论。偶有散文，大都剑拔弩张，盛气凌人，或过度抒情，顾影自怜。这和中国散文的平静冲和的传统是不相合的。

“五四”以后有不多的翻译过来的外国散文，法国的蒙田、挪威的别伦·别尔生……。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泰戈尔。但我对泰戈尔和纪伯伦不喜欢。一个人把自己扮成圣人总是叫人讨厌的。我倒喜欢弗吉尼·吴尔芙，喜欢那种如云如水，东一句西一句的，既叫人不好捉摸，又不脱离人世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。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，文章也该是散散漫漫的。

文章的雅俗文白一向颇有争议。有人以为越白越好，越俗越好。张奚若先生在当文化部长时曾讲过推广普通话问题，说“普通话”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话。话犹如此，文章就得经过加工，“散文”总是散文，不是说出来的话就是散文，那样就像莫里哀戏中的人物一样，“说了一辈子散文”了。宋人提出以俗为雅。近年有人提出大雅若

俗。这主要都是说的文学语言。文学语言总得要把文言和口语糅合起来，浓淡适度，不留痕迹，才有嚼头，不“水”。当代散文是当代人写，写给当代人看的，口语不妨稍多，但是过多的使用口语，甚至大量地掺入市井语言，就会显得油嘴滑舌，如北京人所说的：“贫”。我以为语言最好是俗不伤雅，既不掉书袋，也有文化气息。

我和这套文丛的作者都不熟，据闻大都是中青年文艺理论家，他们的文章较有深度，有文化气息。他们是可能成为当代散文的中坚的，希望他们既能继承中国散文的悠久传统，并能接受外国散文的影响，占一代风流，掬百年余韵，是为序。

目 录

荒原	1
湿地	9
秋之旅	17
沿着额木尔河的划行	34
一个摄影者的精神漫游	51
陈文修	55
赵灿娃	60
鸟巢	66
海南书简	68
墙	77
沉静	82
流年	89
弦断	125
画幅	131

阴影	135
初访沂蒙	137
扁担记者	140
回故乡	151
照相馆	159
走向平淡	165
树	168
缓慢地接近北方	171
从容的凝视	174
正午的观看	178
人像的探索	183
黑·白·灰	194
给安塞尔·亚当斯	201
威士顿和他的《甜椒》	207
卡蒂埃·布勒松	209
后记	212

荒 原

T—400“空中农夫”升入高空。弦窗外，这片被严寒的青雾围裹着的雪野，就是三江平原沼地的最边缘地带了。对于这片土地，晋书《四夷传》中这样记载着：“在不咸山北，去夫余可六十日行。东滨大海，西接寇漫汉国，北极弱水，其土界广袤数千里……”这儿，已经到了古肃慎国的疆极。

距今两千年前，挹娄族人在这里建过古城，后来，其它一些土著也曾在这里活动。顺治元年，清王朝奖励向东北移民，“燕鲁穷氓闻风而至”。可是，二十三年后，统治者为了巩固祖宗的“龙兴之地”，又下令：“山海关外系东三省地方，为满洲根本重地，原不准流寓民人杂处其间，私垦地亩……”清政府在山海关、古北口、喜峰口设了关卡，对查出的流民尽行驱逐。

封禁政策阻碍了黑龙江的进一步开发。天高、云黑、草深、水阔，燕奴辛苦候更寒。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，荆

榛千里的荒野就这样哑默着。秋风在同一瞬间把无数粒燥得崩裂的野豌豆摇进月牙湾、独眼泡、柳毛塘。墨色的水面疾开疾合，一连串叮咚的敲击被苇草根密匝匝的糟泥小孔给吮吸了。上升的气泡没浮到水皮就都碎灭。沼地依然沉寂。寒星在旷野里摇曳，冷雾在凝滞中僵持。松毛虫拱着风折木掀裂处的干碎屑。死藤、枯桠、朽脆的棘枝和高茎的杂草直坚挺到后半夜，才润上了一层结着白晶的早霜。

清政府虽然采取封禁政策，但大批关内破产农民仍然采取种种办法向北流涌。关隘设卡，他们就转徙山林；陆路盘察严密，他们就乘船渡海。乾隆八年，天津、河间府大旱；乾隆九年，鲁、直、豫各省大旱；乾隆五十七年，京南诸县遭灾；嘉庆六年，畿南三十县水淹……流民“由奉天入北京，道上见夫拥只轮车者，妇女坐其上，有小孩哭者眠者，夫以后推，弟自前挽，老嫗拄杖，少女相依……前后相望也。由奉天至吉林之日，逆旅所共寝食者皆山东移民。”

自 1771 年至 1808 年这三十七年里，黑龙江人口由三万五千激增到十三万六千。但是，荒原太大，旱雷在这一头的樟子松林里炸响，震得老虎两肋颤抖，可雷声滚到另一头时，连蒲公英顶端的纤纤绒絮都晃不起来了。这些贫苦农民星散在河湾、洼地、沟谷和密林老岭里，日复一日，面对着黑土，背负着苍天。他们听不到彼此的声音，惟有大风干旱低温早霜把他们连结在一起。严冬长夜，“草泥拉哈瓣”小屋的四外，枯脆的树林被冻得发出阵阵爆竹般的缩裂声。大风以每秒四十米的速度狂呼

着掠过旷野，雪被吹至半空，散成尘状微粒。外出拾柴的农民不但冻坏了手脚，有不少人还被这弥空的雪尘给活活呛死。夏秋之交，逢暴雨，洪水直泻平原，地窖子的火塘滋滋冒着青烟。马架上的苦房草和板棚里的苞米被冲走了，灾民望天、咬牙，揩干焦唇上的血，攥起扁铲和薅刀，剜野菜扒红松皮充饥。

新搭的马架往一侧偏斜着。随风偃仰的枯草向天边摆荡。

“哥，你快回咱老家叫人。”

“那你？”

“我守在这儿。明年，这沟里的草长高了，你若是寻不到这马架，就在西山脚大榆树下找我。”

“那——我走啦。”

“嗯。”弟弟狠狠点着木僵僵的下巴，沾着土的睫毛眯下了两滴清泪。

“哥！”

“咋？”

“你走沟底别走沟帮，走沟帮有狼。”

哥哥头也不回地往前蹚。枯瘦的“哑巴苇子”丛在他身后关闭了。弟弟低下头，土坡上有个盘旋着的雕的影子：翅膀很大很阔，翅膀头很叉很尖，像张开的五指。头和尾却显得很短很小。起风了，雕的影子没了，弟弟仰起头，见从窟窿窿子下面滚过一股黄尘，他回身向马架飞跑——每回，天都是先从那边阴上来，随后就是一场铺天盖地的狂风。

历史上记载过青州（今益都）一滕姓汉子，他见流民出山入山道路迂远，竟单身只斧独锤凿石开山近三十年！他老了，黑石道打通了，从此，过往行人的路途比先前近了四百余里。这汉子在黑石道上走完了自己孤独的一生。东昌（今聊城）人鲁子孝，带着妻、母渡海，至辽东，妻死母病，他负着老母乞讨千余里，终于到了吉林。他们缩在城北的破庙里，只等大雪一过，就要继续向北。先民们以卓绝的努力，汇成了一股股拓荒的洪流。狂风五千次掀翻了木架，他们就五千次重新砍柳杆和胶泥割苦草；大雨一万次冲毁了洼地里的田亩，他们就一万次在坡坡上重又种上玉米和马铃薯。他们不但在冻土上生存下来，他们还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耕技术，“地贵开荒，一岁锄之犹荒，再岁则熟，三四五岁则腴，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”的火田法被休闲轮作替代了。大犁前套四匹马，如果把天刚放哨到日头西坠这段时间所耕的地叫一垧，那到了咸丰末年，“一夫力作，治二三垧地。”已是“数口仰食而有余。”黑土养人，黑土油大，插根筷子也开花，更何况他们是拚力劳作。现在，他们不但收获了烟、麻，还吃上了“罗五六过，尘飞雪白”的面粉。荒原上开始有了疏疏落落的村屯，有了商贾频繁的小镇。小镇多热闹：烧锅、油坊、酱园、铧炉、皮店、木馆、还有一处柳罐斗铺。“直隶帮”“山东帮”“山西帮”运进来江苏的茶、奉天的盐、北京的靛。

至今在腰哈毛头山一带，还有戴二先生屯、王保来河这样的地名。早期垦荒者的名字和这块土地一样永生不朽！

“火犁”（拖拉机）——一个多么奇妙的名字。在它出现以前的数千年里，荒原上的人们一直是用大锄、刨耪、连枷、怀耙和马拉木碾牛挽犁铧进行耕作。光绪三十三年，黑龙江巡抚程德全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：“江省地旷人稀，年来所放之荒，其实垦辟者不过十之二三……臣现已派员购定火犁数具。一俟运到，即飭速开垦……”光绪三十四年，从国外购进的两台火犁由沪转运至黑省，共耗银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两。除此之外，因无人会开，还需支付一笔雇“洋匠”费用。火犁最开始被派往讷漠尔河流域；后来的命运虽不可考，但这两台火犁却无疑是荒原上最早出现的农业机械。

这以后，大甸子上有了“苦麻斯”、“哈拉马库”、“别洛露西”、“法尔毛”；有了烧木样的“科特—12”，烧火油的、摇上几百下才着的“斯特兹”；有了“斯大林—80”、“铁牛—55”、“东方红—75”。在四分之三世纪里，拖拉机在这块土上挣扎、狂吼，V形的犁铧切割挤碎打散了八千六百万亩黑土。榛柴荅条野玫瑰山杨树根给碾得粉碎，几代拖拉机手的青春被埋入了垄沟！圆盘耙把土堡耙细了，压实了。一场豪雨，一切都了无痕迹。第二年，土缝里又稀稀地孳出了几株苜蓿和舞鹤草。

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被水所饱和，土地上淹有薄层积水的地带，被称为沼泽。《礼记·王制篇》中，把水草聚集处称为沮或沮洳。《禹贡·夏书篇》中，则对雷夏、大野、孟诸、云梦等大泽有过叙述。

多少年来人们都认为沼泽是没有价值的荒地。但是最近，英国学者埃德华·马尔特比的专著《沼泽财富》却在沼泽学界引起了震动。他通过广泛的调查得出如下结论：沼泽不但起着净化水源、泄洪等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，还是许多动植物赖以生长和繁衍的地方。生命本身极有可能起源于含有丰富蛋白质的沼泽地区。古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就与那儿的沼泽直接关联。因此可以说：没有沼泽便没有人类。

中国有近一千万公顷沼泽。三江荒原的沼泽占全国沼泽面积的百分之十，是中国分布最广、最集中的沼泽区域。荒原上有四十八条流域面积在一千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。这些河流迂回摆荡，在阴坡、沟谷、漫滩、湖滨甩下了各种形状的积水低洼地。芦苇、赤杨、塔头、苔草……一万年了，植被从沼地的土壤、大气、天然水中吸取营养并产生着有机物质。它们死后，这些有机物几乎全部回归泥土，为下一轮生命周期储存了养分。可是有一天，芟刀腰折了蒿草，年代久远的淤积沿新疏通的河道被放走了，土渐渐干燥并被掺进了沙子。推土机推平丘岗，五铧犁豁开土堡，大豆、大头菜被稀稀地播进沟堑。

这以后，作物每年都从土中吸取养分，养分随粮食和秸秆被抽走。闭路的循环被打破了，沼泽不复存在，荒原变成良田。

在考察荒原开垦史时，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：荒原上曾经有过一种叫海东青的飞禽。海东青俗称

“秃虎”，是达斡尔语，意即青灰色的雄鹰。

海东青身長二尺，高一尺半，嘴尖爪利，羽翅铁青。两翅膀子上各长一瘰疽，如铁丸般坚硬。此鹰高飞疾行，性极暴烈。训练放飞后专擒天鹅。

天鹅群飞过吋，解开鹰腿上的绳索，“秃虎”扑向半空，迅猛异常，天鹅纷纷被击毙坠地。“秃虎”击落天鹅后，旋即发出惨烈的长啸并向云端腾去。

居住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大荒原上的女真人善捕海东青。公元一千年，辽代统治者为了索取名鹰而与女真人发生了残酷的战争。当时征讨女真人所走的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鹰路”。这条路直到今天还在荒原深处延伸着。但是，海东青放飞后只搏击一次，此后永不复返；海东青只是历史上的名鹰，如今早已在荒原上消失。

如果把森林、草原、沼泽、荒漠这些不生长粮食的生态定义为“荒”，那“开荒”无疑是指这些“荒”的被破坏。几千年前，在邈远的夏商时代，这片冻土就燃起过一把把荒火。星移日转，这一把把荒火渐渐连成了片，棘枝、榛柴、灌柳、蒿草在腾空的大火里扭动、呻吟，旷野在烈焰的烧烤下显示了一种酷烈的美。火灭了，草炭斜斜地向上冒着轻烟。冷雨中，大批挑担的骑驴的轰牛车的农民踩着泥泞挤出狭长的关隘小道，散向完达山以北那片广阔的荒原。

嘉庆十七年，曾有三个胶东人进到卧龙大荒沟里开荒。他们用砍刀和利斧伐倒了大树。矮小的灌木和树的丫杈给烧掉了。沉重的犁头翻起了表层的黑土。火燎杆

的残枝碎屑被犁入了地下。处女地翻转了，并很快被刨成田垄。

三兄弟刚进来时，天一黑下，沟口的林子便闪出蓝汪汪的光。他们去向当地土人打问：林中夜深何以有光？土人言：荒野，地高，去天近，故夜深不甚昏暗，一似日在地中返照。三兄弟摇首，曰：仅一处有光。土人随往视之。择一木，谓夜光木；树下有蘑名蝇伞蘑，并称此蘑食之升仙。土人走后，三兄弟将信将疑地把树下那蘑和狍头一起炖吃了。没等灶冷，脑中突现幻觉：老大颤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；老二视物放大：筷子成镐把，灯台变巨塔；老三错乱：大呼花蛇往眼眶里钻。后来，还是土人用黄花萱草汤解救了他们。

这以后，三兄弟仍是继续开荒。他们把沟口的树差不多都伐倒了。对那株夜光木却惧其有神祇，不敢造次。起先，他们给这屯起名“蔽屯”，因“蔽”字不会写，便用“山东人”三字合成一个“僂”字。他们在树上挂了牌匾，还在正月二十五——封龙日那天，郑重地用刺破过每个人手指的刀把“僂”字刻在夜光木的树干上。他们给树磕头，求神保佑。

可是，自从他们把夜光木旁的所有树都伐秃后，沟里渐渐变得多风而干燥，夜光木也不再放光。

五十年一百年也许是一百五十年后，刻在夜光木上的“僂”字已在云端俯瞰着森林、草原、沼泽已经全部消失了卧龙大荒沟。

湿 地

明天就要出发了，可林清水还没有马镫。老崴头用匕首和斧子砍、刻、刮、削，修出了两块矩形的木块。又从火中取出炭段在木块上画上記号，再用凿子凿孔。最后把两个树杈巴穿上。他粗大皴裂的手既有力又灵活，不一会儿马镫就做成功了。

老崴头冬天进山撵皮子，夏天在河套种玉米。他知道哪个冰滩有鱼，哪块草里孢子多。老崴头还专门会找“老牛肝”。有回进长尾巴林子，枯树上有好些一疙瘩黑一疙瘩黄的东西，林清水说：“咦，老牛怎么把尿拉在树上了？”老崴头笑了：“哪是牛屎，是老牛肝。快帮我往下掰。这种林子最好长这玩艺儿。秋天整两麻袋卖到药铺，我这一冬的零花钱都利索了。”

吃晚饭，老崴头照例是“一二三”——一个菜，二两酒，三个馒头。喝到第三杯，老崴头忽然说：“差点忘告诉你，今天路过县城，在小饭馆山墙下晒太阳那瘸子，头